

68719

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

(蘇州博物館館藏文物系列叢書)

蘇州博物館編著 2012年12月 A4 310頁 文物出版社 ¥9,450

北齊碑誌(5)、唐、五代碑誌(12)、宋代碑誌(16)、元代碑誌(3)、明代碑誌(98)、清代碑誌(10)、現代碑誌(2)の146点の墓誌図版と墓誌文(標点)を収録。



古代石刻，以其歷史與藝術的兼容並包、世俗同宗教的和諧共存，成為中華各民族文明記憶的重要載體，亦是保存傳統文化的珍貴資料。刻有各種語言各體文字的古石製品，大致可分為立於地上的石碑、以及埋在地下的墓誌。石碑是在作為紀念物的標志性豎石上、勒刻文字以期垂諸久遠者。墓誌則是埋放在墓葬內、刻錄亡者姓名籍貫、宗族世系、生平履歷的銘刻文字，濫觴於秦漢，成型於南朝，盛行於隋唐。志主生平以及志銘中的撰文、書丹、篆蓋、刻碑者官銜姓名等內容，是研究當時史實的第一手資料。

自北宋趙明誠撰《金石錄》起，歷代考古學家一直對古物上文字的傳拓與研讀樂此不疲。清乾隆年間，文字獄興鉗錮了自由性靈，知識階層轉而投身名物考據，加上學界急欲擺脫趙孟頫、董其昌館閣體帖學對書法的束縛，師法古人碑版銘刻的碑學因此大行其道，熱心搜剔古代石刻文字漸成風尚。這股掘藏摹拓之流風，最終在十九世紀末石印、珂羅版等攝影印刷術的沖擊下宣告式微。近百年來，伴隨著考古發掘出土，大量石刻墓誌重見天日，為探尋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，具有不可估量的學術研究和歷史文物價值。

蘇州歷來為學林重鎮，清季的潘祖蔭、吳大澂都是金石收藏考據名家，民國時僑寓吳下的辛亥元老李根源，其“曲石精廬”中亦度藏唐代稀見墓誌多方（尤以《王之渙墓誌銘》最著盛名）。蘇州博物館收藏歷代石刻文字均為 1959 年以後所得，包括歷次考古發掘、名人藏家捐獻和征集收購，總計一百四十餘方。內容以墓誌為主，時間跨度上迄北朝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（550）、下截新中國成立後的 1962 年，其中不乏大家撰書的精品佳構，更有名門家族墓誌互印證，既能補郡邑志乘文獻之闕，又有裨益於歷史藝術方面之探研。

蘇州博物館藏石刻資料以明清兩朝居多，然早期石刻亦不乏精品可言。如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（550）僧惠口造像題記等五方造像記，用筆峻朴神茂、通舒蘊拙，散發出中國書法嬗變期的高古風骨氣韻。唐代墓誌銘大行其道，體例成熟法度完備，如唐高宗永隆二年（681）濟度寺比丘尼法燈墓誌銘，志主系梁武帝蕭衍五世孫女，其父為隋太子太保、宋國公，蕭氏姊弟四人同出三界遁入空門。唐代宗寶應元年（762）朝散大夫潁州刺史張府君墓誌銘，志主張萬頃，官拜泗、潁二州刺史，安史之亂時曾有忠勤之效。該志由河南褚湊書，全篇結構雍容舒徐、點劃適雅厚勁，與同時代八分大家徐浩姿態橫生的隸書如出一轍。

中國古代石刻書法的輝煌至兩宋王朝漸趨尾聲，但仍保有相當高的水準，且不乏史料價值。館藏北宋仁宗嘉佑八年（1063）職方員外郎胡公墓誌銘，志主胡獻卿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乙科進士，才華聲名聳動都下，與北宋名士龐籍、范仲淹等均有交遊薦。又如南宋光宗紹熙元年（1190）濟陽翟秀夫人李氏墓誌銘，志主李妙香，乃宋仁宗駙馬李瑋後裔，其父李昌在靖康之難中抗金捐軀，其夫勇以拒敵累獲戰功，夫妻所生二子亦精忠報國屢取奇勛，尤以長子翟安道為著，深得宋孝宗賞識，堪謂忠勇義門。此志雖未署書丹者姓名，可字態豐腴轉掣圓潤，結體寬穩風神疏朗，饒具顏魯公遺韻。

宋代以降，蘇州社會經濟、文化日漸繁榮興盛，一時名家輩出，海內外文人薈萃，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石刻資料。蘇州博物館藏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）鄭國公墓誌銘，志主趙德懋，通州（江蘇南通）人，宋太祖三弟魏王趙廷美後裔，年輕時居鄉裡，常從張士誠游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張起兵反元時，趙德懋首率長子元明等居麾下，隨同征戰，後病逝於高郵。至正二十五年，張士誠已定都平江，自稱吳王，遂追封趙德懋為鄭國公。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，志主王錫爵，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禮部會試第一、廷試第二，官至宰相，性剛負氣抗言直諍，風節凜凜、毅然不可奪。此銘由其好友申時行所撰，兩人同科中第，同為蘇州人，當朝共事七年，申時行任首輔時，王錫爵是內閣成員，一剛一柔互補並濟。此銘為上、中、下三欄布局，格局較為罕見。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）敕授文林郎華亭縣教諭候選國子監典簿王君墓誌銘，志主王芑孫，長洲（江蘇蘇州）人，明文淵閣大學士王鏊十世孫。久困場屋，終其一生，僅在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召試行在被賜舉人。但他的才華名聲卻響徹大江南北，當時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，不過寥寥數家，而王芑孫“以諸生拔起東南，雖終其身只一為校官，晚歲杜門連蹇以歿，而其名橫驚一世，光氣照耀，不可掩抑，世之人稱之無異辭”，稱得上一語中的。此銘由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狀元石韞玉書丹、著名學者潘奕雋篆蓋。

蘇州博物館藏歷代家族墓誌同樣頗具特色，長洲俞氏家族墓誌，含：明成祖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俞處士墓誌銘、明宣宗宣德五年（1430）先妣太恭人壙志、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俞欽玉墓誌銘，涉及俞士悅及其父克和、母陳氏、子欽玉，尤以俞士悅一人之榮遷謫戍，牽動整個家族的顯赫衰落。俞士悅為永樂十三年（1415）進士，明英宗正統十四年（1449）遷都察院右都御史，當年七月，“土木堡之變”，留守京師的俞士悅和兵部侍郎於謙等擁立皇太子朱祁鈺登基，是即明代宗。俞士悅被加升光祿大夫、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，其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皆獲誥贈封賜，所遇恩寵一時無兩。然宮廷爭斗波譎雲詭，景泰八年（1457）“南宮復闢”，徐有貞等擁英宗重奪帝位，於謙被殺，俞士悅亦遭坐戍鐵嶺達八年之久，連累其子俞欽玉不獲入仕，後乞補國子監生，客死京城，繁華尊崇，譬如朝露，倏忽而滅。唐氏祖孫墓誌，含：明宣德元年（1426）武略將軍蘇州衛千戶唐公（賢）墓誌銘、明孝宗弘治六年（1493）千戶唐（弘）德廣墓誌銘兩種，唐氏原籍常州宜興，唐賢之父唐興本是張士誠部將，後歸降朱元璋，唐家得以世襲蘇州衛左所千戶之職。唐弘墓誌由比他小兩歲、與他同朝為官的文林（文征明之父）撰並書，全文方正端肅、風骨剛健，透逸出武士般穆如正氣。且兩碑均系蘇州刻工世家章氏精鑄，前者為章敬刊、後者為章浩刊。章浩與乃兄章昶、子章文、孫章藻都是刻碑聖手，章文還是文征明的門客。沈周夫婦墓誌，含：明弘治元年（1488）沈啟南妻陳氏墓誌銘、明武宗正德七年（1512）石田先生墓誌銘兩種，沈周為吳門畫派巨擘，性格沖淡畫風朗潤，夫妻友愛鸞鶴情深。二銘分別由李應禎撰祝允明書（兩人既是翁婿又是師徒）、王鏊撰章浩刻，具有相當的觀賞價值，又可補正史之闕。那些由傑出書法家精心寫制的志銘，本身就是令人過目不忘的藝術佳構。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怡庵處士施公悅墓誌銘，由金石學家都穆撰文、一代才子唐寅書丹，行筆豪放率性，隨意揮灑穩健流美，與其常見書風大異其趣。明世宗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薛翁墓誌銘、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誥封太宜人薛母顏氏墓誌銘、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顧西谿墓誌銘，均由明四家之一文征明書寫，其中前兩種還是他包辦撰文書法，烏絲欄格內小楷翩翩，中宮緊致出鋒嫺雅，筆勢瘦硬通神方圓自若，深得褚河南真意。清宣統二年（1910）處士金心蘭墓誌銘，由海派巨匠、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撰文並篆蓋，清末著名畫家陸恢隸書書丹。志主與吳、陸都是一時藝林翹楚，交遊數十年，情同莫逆豪爽無間，此銘篆蓋及銘文金石韻味濃郁，婉麗蒼雄，開闔間有扛鼎之力，好似金心蘭筆下渾厚孤秀、冷香高潔的梅花。

遠離喧囂浮躁的塵世，當你面對這些無聲的石刻，仿佛打開了神奇的穿越之門，時光電影院重新播放著過去的一幕幕歷史畫面，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人和事再度鮮活起來，這一瞬，所有的生命與記憶都是永恆的。